

在美国系列小说 / 方思 著

CHINESE WOMEN IN AMERICAN

金子街的女人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1. 引子..... (1)
2. 金子街..... (4)
3. 新年 (19)
4. 往事如烟 (44)
5. 歧途 (55)
6. 听天由命 (82)
7. 恶梦..... (109)
8. 侠肝义胆..... (132)
9. 鸳梦重温..... (162)
10. 祸从天降..... (181)
11. 与狼共舞..... (206)
12. 忍无可忍..... (248)
13. 情义之间..... (255)
14. 分道扬镳..... (274)
15. 冤家路窄..... (288)
16. 笑傲江湖..... (317)

一、引子

金子街是一条叫有钱人提起来就觉得适合居住，而没钱的人听到后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那么一条街。像很多地处洛杉矶市内的街道一样，这条街自建成之日起就自然不自然地打上了从淘金起家立国的美国烙印，只是它的名字起得更直接更干脆，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名字叫“金子”，从而省去了那什么金色、金辉羞羞答答的做法。因为不管是什么“金桥”，还是什么“金苹果”，毕竟也只是用金字装饰而已，驴粪蛋子表面光，镀金的总是不如实实在在的纯金来得实惠。因此，金子街自从建起便与众不同，实实在在的给自己取了个名字，也实实在在的富有和实实在在的殷实。几代人下来，虽然也有从天上掉到地上的人或羞愧，或无奈地卖掉自己的房子后，在某一天悄无声息地搬走，但这种空缺很快又会被另一位新来的富豪所填补，一阵议论过后，金子街又会恢复它往日的平静，依旧殷实沉稳雍容大度，显示着与其名字相称的品质和价值。

金子街就这样平平静静地渡过了无数个年年岁岁，直到有一天邻居们发现街西头的那所房子的主人搬走后很久没有人来，但忽一日搬进来的却是个中国女人，接着又搬来一个。从她们出入的情形看，她们既不像有钱的阔太，又让人没理由怀疑她们没钱，毕竟她们住的是洛城中的金子街，住的是高尚区内的一所华宅啊！她们到底是什么人呢？邻居们好生纳闷，但在美国这个崇尚隐私权的国家里，人们虽然好奇但又不便直接打探，于是人们

2 金子街的女人

只好在心中暗自猜测或私下里议论着。

“也许是有钱的新移民吧？”

“不”，不像。从她们搬进来到现在已经很久了，虽然有男人出入，可那些决不是男主人。”

“是干那个行当的？”

“也不像，金子街怎么住得进那种人？那种人可住不起这儿。”

“要不就是同性恋？常有女人来访的，搞同性恋的可有不少是有钱人呢？”

“不会吧，常有男人来呀？”

“肯定是有钱但怪异的女人！”

“也不对呀，从她们风风火火出入的样子看，她们可不是那种与世隔绝独享孤独的女人。还有，你再看看她们出入时开的那辆车，那辆车虽然外表鲜亮，可在这条街上谁会用？一看就是辆老掉牙的破车！怪，真猜不出来！”

金子街上的人们很费了一番心思，但终于没能得出答案，这个谜虽然依然放在他们肚子里，但这件事却渐渐地被忘却了，除非是某一天在街上又遇到这两个中国女人，他们才会偶尔又想到这个话题。但转过身去他们又会很快地把这事忘了。到底是此事与己无关，这两个女人在这条街上又总是不声不响、不与人来往，在美国这种社会里人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闲人不多，闲事自然也就顾不上管了，只要相安无事，管他隔壁住的是何许人也？咖啡喝完了，该干嘛干嘛去！

就这样，梁雪梅和曾嬉烧自从来到美国，自从住进金子街起，日子虽然一天也没有平静过，但她们在那一群男男女女中的恩怨情愁在这条街上却始终无人知晓。表面平静的火山热闹在肚子里。

美国，自称是大熔炉的国家，但金子还是金子，银子还是银子，泾渭分明，各有各的圈子。

二、金子街

“喂，是耿老板吗？”

听到有人接电话，梁雪梅大声地对着话筒叫着。

“是，我是耿仁德。”

对面的耿仁德回答道。他一下子并没有能弄清楚是哪位姑奶奶在对自己这么大声说话，因为他与梁雪梅也并不熟悉，不过是一般的见过几次面罢了。出于礼貌和耿仁德自己的为人处事方式，他并没有马上直截了当地去问对方是谁，而是迅速地在脑中搜寻着对这个声讯的记忆。凭着餐厅老板对人的特殊记忆本领，他很快便猜出了来电话的是谁。

“喂，耿老板，你的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呀？今天下午我可全等她了，你准备付我多少工钱？喂，你在听吗？知道我是谁吗？”

不等耿仁德回答，梁雪梅的话就像机关枪一样地一句接一句地发射向耿仁德。耿仁德不由地笑了，他道：

“啊呀，你是梁小姐，我怎么会不知道！像你这样爽快的人，怕是全美国也找不出几个来！”

梁雪梅听罢在电话的另一端笑了起来。

“哈哈……还行啊，耿老板，我以为你使唤完了我就把我忘了呢！”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改天我请客怎么样，你这样帮忙我自然应该谢你！”

“行，耿老板痛快！”梁雪梅说着又笑了起来，笑罢她又问道：“喂耿老板，说真心的，这个曾小姐她是你什么人，你为什么这么为她帮忙？别是红杏出墙吧？喂！说说，她什么样？”

梁雪梅半真半假笑嘻嘻地追问着，这个40出头的独身女人疯起来的确有些像只有20多岁的小姑娘。

梁雪梅是个身材不高但很匀称的女人，微黑的皮肤，一双单眼皮却很有灵气的双眼，着装随意但又十分协调，从里到外总是给人以乐观开朗、精明能干的感觉。昨天她接到金华餐厅耿老板的电话，说是有个也是大陆来的女孩想找个地方住，并说此人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希望雪梅对她有所照顾。对此，梁雪梅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下来。以她特有的爽快和办事麻利的性格，她甚至都不等耿老板说完便告诉耿老板让那个女孩子搬过来算了。因为她知道耿老板是个好人，更因为她知道从大陆初来美国的人是怎样一个状况，更何况是个单身女人呢？因此，她彻底地打破了在美国合租合住的规矩，对房租的事一点没提，只是提出个条件，如果与来的人合不来，那么耿老板要负责把她请走。对此，耿老板一口答应，但也同时再次强调希望在租金上有所照顾。谁知梁雪梅坚持说见了人再说。耿仁德没办法，只好依了她。因此，今天下午梁雪梅便请了假，特意在等候将要搬来的那位曾小姐。可谁知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这使得梁雪梅有些急了，抓起电话便朝耿仁德叫了起来。好在耿仁德是个开饭馆的，对付人方面不在话下。尽管耿仁德并不是个爱开玩笑而是以诚信为本做生意的人，但他对梁雪梅这类爽快且热心肠的人是非常喜欢和敬重的。因此，尽管梁雪梅不管生熟开出的玩笑，他还是都能接受的，并且认真地对待。

“哪里，哪里，梁小姐真会开玩笑，我怎么会有那样的福气，我这样年纪的人，就算是有这样的福气，也就是有心无力了！”

6 金子街的女人

“太谦虚了！耿老板，你怎么就那么年纪？老话讲八十八还结瓜呢！哈哈……”梁雪梅说着又哈哈笑了起来。

“玩笑，玩笑！说实话，这位曾小姐我也不熟，不过见了一两次面而已，为她帮忙纯粹是受她的一个亲戚的委托。至于她什么样，你一会儿见到便会知道的。”

“真是这样？哎！也太难得了耿老板，在美国像你这样古道热肠的人真是太少了！”

“哪里，哪里，大家彼此彼此，都不容易，能伸把手就伸手帮帮也是应该的。在这一点上你梁小姐才是少有，大家风范，一副女公子形象，耿某人惭愧、惭愧！”

“哈哈……”梁雪梅又笑了，“喂，耿老板，我看你也别请客，干脆你以后就每天打个电话给我好了，就照这样，每天你我一起开个表扬会互相吹捧吹捧，活得开心比什么都强！”

“这个容易，耿某照办就是！只是总给你添麻烦于心不忍！”

“噢，好好好！耿老板多谢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再吹下去我怕要乐晕过去了。”梁雪梅看了看手表后道：“奇怪，她也该来了！喂，耿老板，她说什么时候来？”

对面的耿仁德也在看表，听到梁雪梅问，他也感到奇怪。

“她说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去呀，怎么搞的，怎么还没有到？真不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了！真抱歉，我现在也不知去哪里找她！”

“瞎帮忙！哈哈……”梁雪梅又笑了起来。“想不到你耿老板也会干这种没把牢的事，我看这个人可不好管，将来人丢了，耿老板你可别怨我！”

“哪里，哪里，梁小姐又在开玩笑！……喂，梁小姐，我看这样吧，如果你有事你不妨就去办，我想她找不到你，她会来电话给我的，到时我去接她，等你回来再给我电话，我送她去你那

里怎么样？实在不好再打扰你了！”

“算了，算了，半个人情是送，一个人情也是送！既然等到现在，索性再等等吧！”

“那太不好意思了！我想也许是她迷路了，你住的金子街太高级，一般人很少去过。”

“你也拿我开心？算了，不提这些了。耿老板，我再等等好了！不过我先说好，再不来我可不等了！我……”

“叮咚！”

梁雪梅正说着，忽听到有人在按门铃，她下意识地朝大门处望了一下，然后对电话里的耿仁德道：

“喂，耿老板，可能是她来了，再见吧，我要去开门了！”

“好吧，再见！”耿仁德道。

梁雪梅放下电话后便匆匆向大门方向走去，边走她边对着大门叫了声：

“来了！”

曾嬉烧站在梁雪梅家门的外面已经有好一阵了。其实她今天很早就到了这里，她之所以没有马上按铃叫门，那是因为她不太敢确认眼前的这条街和坐落在这条街上的房子将是自己的住所。虽然曾嬉烧来美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她辨认住宅区的档次的能力还是有的，眼前的金子街就算万子忠和耿仁德没有告诉过她，她现在也能大概知道住这种房子每月将需要多少租金的，在美国合租合住是常事，合租合住的目的是为了省钱，但省钱并非是不花钱，眼前的这所房子，就算两人合租，那每月的租金也少要不了，就凭自己现在的经济实力，能住得起吗？此外，现在的房主人怎么样？两人合住意味着一起生活在一套居所里，从前自己与舅舅舅妈一起生活都有那么多麻烦，现在和生人在一起会是什么

8 金子街的女人

样呢？曾嬉娆就是带着这种心情在梁雪梅的门前犹豫不决地徘徊了很久，一会儿后悔自己不该太冒失地答应今天就搬过来而使自己无法再返回万子忠家。一会儿又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先来看看，问明租金并见见房主后再做决定。就这样她反反复复地在梁雪梅的大门口犹豫不决着，这才闹出了耿仁德和梁雪梅两人都找不到她而莫名其妙的结局。好在她最终因为没有退路而下定了决心，她想：

“算了，反正也没处可去，不管怎样先进去再说吧！”

曾嬉娆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按响了梁雪梅的门铃。按过门铃之后，她向后退了半步，一副壮着胆子但随时准备跑的架势等待门中的“怪物”来开门的。

“我说你这个人呀！……”

随着梁雪梅的抱怨声门被打开，梁雪梅出现在曾嬉娆的面前。当她的眼神落到曾嬉娆的身上后，她愣了一下，好一会儿没再出声，而是上下左右地仔细地打量了起来。心想：

“呀，真是看不出来，人到中年的女人，竟还有如此的姿色，真是天生尤物，难怪前一阵就听华人堆里在传，说是近来万子忠家来了个漂亮女人，今天一见果然不假！别说是男人了，就是女人也愿多看她几眼。”

曾嬉娆站在门口被梁雪梅用奇怪的眼神上下打量了好一阵子，有些不知所措，以至于她怀疑自己身上是不是哪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于是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梁雪梅的眼神在自己身上打量着寻找着，不觉中脸都红了起来。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曾嬉娆清了清嗓子，想找个话题开口，但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倒是梁雪梅被这几声提醒，收回来自己的游神，开口对曾嬉娆道：

“你姓曾？”

“对！”嬉烧点点头。

“我等你半天了！”

“噢，对不起！我……我……”嬉烧还没适应雪梅，口齿不够流利，像是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连比带划地指指周围示意自己刚才的位置，但一时找不着解释的合适语言。

“怎么，你说话不方便？”梁雪梅可没在意，仍然是直通通地讲话，她还真为这么漂亮的女人是结巴而感到惋惜呢。

“噢，不，不是！”嬉烧也不知自己紧张什么，反正是越紧张越不知道该怎么说，当真成了个结巴，急得不知怎么才好。

“噢，没关系，有话慢慢讲，先进来吧，我来帮你拿东西。”

“谢、谢谢你！”嬉烧结结巴巴地谢着。嘴上说着可心里真想打自己一巴掌。

“没关系！”

梁雪梅领着心惊胆颤的嬉烧走进房间。房子是两室一厅的配置，梁雪梅将曾嬉烧领到了一间略小一点的房内。

“你就住这间吧，正好有一个旧床，凑合着用好了。你先收拾收拾我出去一会儿，等回来咱们再聊！”

梁雪梅说着向大门外走去，嬉烧出于礼貌向外送着梁雪梅。见嬉烧跟到大门口，雪梅奇怪地回过头来。

“怎么，你这就准备送客了？”

“噢，不，不是！我……”嬉烧对雪梅这种脸上不挂笑的玩笑还没适应，又一次结巴地不知如何回答。

这一次倒是梁雪梅终于忍不住笑了，她拉开门后停了一下，回头对曾嬉烧道：

“你真漂亮！”

“是，是吗？谢谢，你！”

“嗨，不用！不过以后我得小心点你！回去吧，我走啦！”雪

10 金子街的女人

梅说着走出大门。

不久，外面传来汽车的声音，那声音从发动到渐渐远去，直到什么都听不见的时候，曾嬉烧才将门关上。梁雪梅到底是个什么人，她一时还是心中没底。她向自己的房中走去，开始整理起自己的东西。

梁雪梅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用钥匙将门打开，推门进屋后她发现房间内黑乎乎的，于是顺手将客厅的灯打开，刚要转身去自己的房间时她突然发现刚才趴在客厅桌上睡着了、但此刻被惊醒后站起来嬉烧，不由得吓得叫了起来，因为她忘记了房间里有了一个新成员。

“哎哟！妈呀，你吓死我了！”

“噢，对不起！”

“噢算了，没什么，我忘了房间里有人了！”梁雪梅说着边脱外套边向自己房内走去，然后在自己房内道：“你为什么不开灯？”

“我……”嬉烧本想说是睡着了，但觉得不好，一时又不知找什么理由为借口。

“嗨，算了！随你便吧，不用说了，你说话不方便！”梁雪梅说着又回到了客厅。当她发现嬉烧仍站着的时候，她愣了一下后道：“你站着干什么？”

“我……”

“哈哈……”梁雪梅又笑了起来，“你怎么啦？怎么你像个小媳妇似的？”

嬉烧不好意思地也跟着笑了一下，自己心里也纳闷，自己平时也不是这样，怎么今天却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真是的！”嬉烧心里想着，“今天自己怎么像是从乡下来的

一样呢？”

“喂小媳妇！”雪梅又在开着玩笑，“你是怎么啦？”

“没什么，我也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没关系，也许一会儿就会好的！”

“那就好！千万别老这样，不然的话我害怕！”雪梅说着来到桌前伸出手道：“来，咱们正式认识一下，我叫梁雪梅。”

“我叫曾嬉娆，听耿老板讲你可能比我大一点，那我叫你梁姐姐好吗？”

“随你吧，别叫我梁姨就行！”梁雪梅指了指嬉娆笑着道：“以后可不许你和我一起见男人，不然这辈子我算没戏了！坐吧。”梁雪梅拉了一把嬉娆，两人坐下。

“梁姐姐，你真会开玩笑！其实你一点都不老，说实话我还真羡慕你呢！”

“哟，看你说的，羡慕我？我有什么可以羡慕的？”

“可多呢！最起码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美国非得像你这样才行呢！说实话你长得挺有魅力的，人又能干，要是说娶，在这里谁不愿娶个能干的人呢？不像我没用！”

“呀，看不出你还是挺有想法的嘛！嗯，不管怎么说，你的话我挺爱听的，真的假的我自己骗自己一回吧！还没吃饭吧？”

“没有。”嬉娆摇摇头。

“那走吧，出去一起吃！”雪梅站了起来。

“不用了，你自己去吧，我有方便面。”

“看你说的，舍不得钱？我请你，没什么好东西。吃点快餐要不了几块钱，全当为你接风了，穷接风！”

“还是不去吧？我……”嬉娆在犹豫。

“走吧！再这样我该跟你急了啊！”

“那，那好吧！”

两个人出门上了梁雪梅的车，雪梅开起车子上了公路。

嬉烧从一进雪梅的门就一直想找个机会跟雪梅谈谈有关房租的事，但雪梅始终不提，因此嬉烧心里好像有块病一样。现在虽说她对雪梅的感觉基本良好，但这件事不提，她还是感到不舒服，因此她终于忍不住主动提了出来。她清清嗓子道：

“嗯——梁姐姐。”

“嗯？”雪梅扫了嬉烧一眼。

“你看，我搬到你这里肯定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看这房租的事……”

“嗨，这事呀，等会儿再说吧！”

“嗯，好吧！不过……我觉得还是先说说为好，你看呢？”

梁雪梅又扫了一眼曾嬉烧，笑了笑后指了指前方的一个炸鸡店道：

“放心，我饶不了你！咱们先吃饭，边吃边说。等包好糖衣，然后才是炮弹！哈哈……”

梁雪梅边说笑着边将车开进了停车场，曾嬉烧虽然也跟着笑笑，但心中却一点底也没有，只是被动地跟着雪梅，真像个小媳妇似的。两个人就这样走进了炸鸡店。

两人各端着一个托盘在靠窗的地方坐了下来。刚刚坐下，梁雪梅发现忘记了拿吸管，又起身去取。在这段时间里，曾嬉烧望着窗外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又一辆的车飞速闪过，心像是悬着一样。

“想什么呢？”

不知什么时候，梁雪梅已经回来了，见嬉烧在发愣，她叫了了她一声。嬉烧闻声转过头来。

“啊，没什么。”

“来，为初次相见！”

梁雪梅举起插着吸管的可乐杯子向嬉娆示意。嬉娆见状被动地也跟着举起了自己的杯子与雪梅碰了。两人各饮了一口之后，雪梅接着对嬉娆道：

“你怎么好像老是心事重重的？”

“我吗？没有呀！”

“嗯！”雪梅哼了一声摇摇头。

嬉娆见状犹豫了片刻，想了想后下定决心，于是道：

“说实话吧，梁姐姐，我是有些担心。”

“担心什么？”

“你的房子太好了，我……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嬉娆说着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那又有什么？”雪梅满不在乎。

“什么？”嬉娆不解。

“你就是钱呀！你住着，等你该出钱的时候，我会估个价把你卖了！嗯，估计你还值不少呢！”

梁雪梅边吃边煞有介事般地说着，但当她发现嬉娆用吃惊的目光盯着自己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了，“噗”地一声将口中刚吸进去的一口可乐喷了出来，幸好她低着头才没有殃及桌上的食物。紧接着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引来无数好奇的目光，于是她赶忙收敛，用纸巾擦着自己的嘴和周围的一切，并同时努力屏住自己笑声。

“掉价，掉价！”终于喘过气来的雪梅擦干净自己身上的可乐后笑着扔掉手中的纸巾。“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见到你就总想跟你开开玩笑。”

“你真有意思！”嬉娆如释重负地笑笑。

“嗨！——”雪梅深出了一口气感到舒坦了许多，接着她说：“穷乐吧！在美国对于咱们这样的人来，只能穷乐，不然的话

14 金子街的女人

怎么活得下去？要知道咱们都是受的大陆的传统教育，可现在活了一半多了却重新开始生活，难啊！”

曾嬉娆又一次认真地看了看梁雪梅，在她的感觉里，像梁雪梅这种人又住得起好房子又有钱花，不该有什么愁事的。

“看不出梁姐姐，你这么乐观开朗，经济状况又这么好，你有什么愁事？”

“我吗？”雪梅指指自己，“我不是告诉你这叫穷乐嘛！”雪梅摇摇头，“你还不知道我的苦衷呢！”

“能说说吗？”曾嬉娆很想了解一下眼前的这位姐姐，因为她自己也是一肚子苦水。

“算了吧，改天再讲吧，说起来叫人心酸！”雪梅说着抬起头来。“还是说说你吧，你看你多漂亮，人见人爱，一定过得很幸福吧？”

“我吗？”嬉娆被这话触动伤心事，眼圈有些红了，“我哪有什么幸福呀，我……”

嬉娆说着就要流泪，梁雪梅见状赶紧拦住。

“打住，打住，我不问了！咱们还是改天备好毛巾再说伤心事吧！这阶级仇民族恨的不宜在饭桌谈。来！”雪梅又举起可乐。

嬉娆觉得她说的是，于是擦了擦眼睛也打起精神举起可乐道：

“你说得对，梁姐姐，来！咱们高高兴兴的！”

“这就对了！”雪梅满意地说。

两人喝了一口可乐后又边吃边聊起来。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雪梅问。

“目前还没有什么稳定收入。找过几份工也不过是拉拉保险做做直销什么的。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很难做。”

“是这样啊！”

雪梅听罢嬉烧的状况低头沉思了片刻。嬉烧见状不由得又担心起来，再次想起了房租的话题。犹豫了一下，她开口道：

“梁姐姐，我知道金子街的房租一定是很贵的。以我目前的经济状况我怕是……”

梁雪梅用手势打断了嬉烧的话头儿，她抬起头看了看嬉烧，见嬉烧怯怯生生地望着自己，于是她努力做出一点微笑，一副轻松状地出了一口气道：

“嗨，其实也没什么。从大陆初来不久的人还不都这样？别太着急，以后情况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来。不过眼前总是要过啊？梁姐姐我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住金子街这样的……”

梁雪梅再次打断了嬉烧的话头儿，接着说道：

“咱们刚才不是说过了不说不高兴的事吗？”

“是的，可是……”

“没什么可是。我比你大，你听我的好了，再说我还是你的东家呢！你说对吗？”

嬉烧点点头。雪梅接着道：

“这就对了！我有个诀窍，是来美国后总结出来的，今天教给你，很灵的！”

梁雪梅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吸了一口可乐，见曾嬉烧仍聚精会神地在听，于是接着又开口道：

“说来这诀窍极其简单，就是‘得过且过’。”

听到梁雪梅的所谓诀窍就是这个，曾嬉烧有些不以为然了。她收回刚才认真倾听的坐姿向后背靠去，脸上挂起了类似听到一个玩笑后的笑容。

“梁姐姐，你真逗！”

梁雪梅见曾嬉烧如此地不以为然，正色道：